

注重心理收入应成为社会共识

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注重提高员工心理收入》的评论文章,认为心理收入指的是员工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差异以及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奖励与晋升、发展机遇等引起的心理状态变化与心理感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员工心理收入的变化越来越成为激励员工工作的重要动力来源。也就是说,单位在提高员工经济性收入的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其心理收入,发挥心理收入在提高员工工作绩效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压力的增多,社会焦虑的增多,心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重要问题,正如著名作家李佩甫所言,“人类在物质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精神疾病的

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缺乏健壮的心理发展,再辉煌的经济也会打折;失去了快乐的心态,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温暖的人情味以及和谐的幸福。这就需要我们将心理收入提升到重要位置,应从以下方面积极落实。

首先,管理制度强化冷峻面孔的同时,还必须具有温馨颜色。制度的最终效应是为了激发员工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可是,看看当下很多单位的管理制度,过于武断、处罚严厉,对员工缺乏最起码的温馨和人格尊重。这种军阀般的制度只会增加员工的逆反心理和暗中抵抗情绪。所以,我们的管理制度在严厉之余,也应该有尊重的温情,有温情脉脉的人情味

道,提升员工的幸福感。

其次,管理层一定要和员工有常态化的情感互动。忠诚感、敬业精神,都是奠基在牢固的情感基础上的,而情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互动性,以及常态化交流。再深厚的感情,交流会少了,甚至长时间不交流,也会生锈,淡化,生疏。因此,管理层一定要创造条件,走近员工的心理,和他们谈谈心,谈谈家庭生活,“喝喝小酒”,和员工进行真诚互动。比如员工生日的时候,管理者能送上温馨的祝福;员工家庭出现困难的时候,企业能够挺身而出帮助;再比如,员工的经济待遇因为企业不够景气无法及时提升,管理者认真解释,温馨沟通,绝大多数员工是非常理解、愿意风雨同舟的。这样做既能从群众中得到更多管理智慧,还能拉近内心距离,何乐而不为呢?

不为呢?

最后,为员工已有的压力提供宽松、科学的发泄通道。节奏快、时间紧张和工作压力大,工资收入也不够高等都会让员工生出一些“情绪垃圾”,容易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不考虑后果、内心失衡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焦虑。这时,如果管理者能为员工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员工健身馆、员工娱乐中心等活动和发泄场地,对员工内心情绪进行常态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清洁、除垢、清理。开导他们有了烦恼,要多和朋友聊天,不闷在心里;问题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坚决对抗,而要学会接受,顺其自然;凡事要多想好处,不要总忧心忡忡,就能得到一种健壮的心理成长。这种无形的心理工资将能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效应。(雷泓霏)

语录——

●“以《刑法》‘禁止虐童’不应只针对幼师,也不限于肢体伤害,在习惯了‘儿童是大人手里橡皮泥’的社会里,增设‘虐童罪’更需家长转变观念。”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

●“这些金牌是我运动员生涯中,代表我过去所有的荣誉。所以,我要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来拯救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自行车手邹庆东欲抵押8块省运金牌为母亲换肾

●“优秀的、独身的、大龄的女青年,一定要相信爱情,还要上商学院找老公。”

——EMBA课堂成“钓金龟婿”胜地

●“众所周知,因为催收的业务相对比较简单,同时工作又比较多,我们聘请了一些承认。”

——南京多家银行承认与催收公司合作向市民索债

●“无论从重要性、紧迫性以及现实意义的角度,都不赞成将麻将纳入非遗项目。”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

●“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都是一个写小说的农民。”

——作家莫言

埋伏

在杭州一家幼儿园读小班的乐乐,平时由爷爷接送。随着虐童事件频出,爷爷近日把乐乐送进教室后,就绕到幼儿园一侧的栅栏边,刚好可以看见乐乐的教室。最多的一天,爷爷往幼儿园跑了五趟,直到确信孙子没被人欺负为止。

据《钱江晚报》



别让节能灯成“炸弹”

节能环保作为时代理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高调推向市场并因节约能源而被社会普遍看好的节能灯,最近却被媒体披露存在严重的污染隐患,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报道显示,节能灯不仅其部件中含有铅、多溴联苯等有害物质,而且一支废旧节能灯所含的汞,

渗入地下竟足以污染180吨水及相关土壤。专家估计,目前全国有上亿只老旧节能灯正进入集中报废期,如果不能妥善处置,污染风险惊人。

近年来,节能灯大行其道,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废旧节能灯的危害,而将其随普通生活垃圾“一丢了之”。在许多社区,根本没

有专门针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箱,更没有对如何回收废旧节能灯的宣传。环境污染如此巨大的节能灯,竟只见销售不见回收。这种现象绝不能听之任之。

市场经济条件下,“谁生产、谁回收”是一条重要的商业法则。作为节能灯生产企业,在高价销售出产品以后,以适当的方

我们为什么爱闯红灯

路口的红灯亮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学男生像没有看到红灯似的,照样骑了过去,正常行驶的汽车只得放慢速度避让。

这是我下班回家路上看到的一幕。这样的场景,我们常常能看到。无“红灯停”的规则意识是普遍现象,所以,哪怕是都会城市,也有专门的队伍整治闯红灯的不文明行为。

在视红灯如无物的人群中,我最担忧的是未成年的学生。他们从小不守规则,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习惯,长大成人之后,必然缺乏敬畏规则、遵守规则的意识。而恶习一旦养成,便难以革除。

“绿灯走,红灯停。”是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们的启蒙教育。

可是,从闯红灯成为普遍现象来看,这种教育不太成功。原因在哪里呢?

今年第五期的《十月》上,有篇题为《不一样的太阳》的中篇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位中国孩子在德国上学的事情。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蔚伶忘了请父母在她的数学考试本上签字,于是模仿她母亲的笔迹签了名。她的老师黎希特弄清事情真相后,严厉地说道:“你知道吗?冒充别人签名,是对别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诚实,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我们最起码的立身之本,也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没有诚信,你就不可能走得长远,不可能被接纳,更不可能

有良好的未来。”

可是,过了不久,蔚伶又撒谎了。因为她一再撒谎,虽然考试成绩勉强及格,却失去了升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在德国,学生的成绩是从德、智、体、才艺几个方面综合评分。黎希特对百思不得其解的蔚伶母亲说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学校不仅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教授做人的起码规矩和做一个社会成员的规矩,培养一个人今后一生的良好品德与习惯。比如,遵纪守法、遵守秩序、诚实守信、尊重他人等。这一切,在学生的成绩里是理所当然必须体现的。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应该是一致的。”

当时,我被这情节深深地震撼。尽管我们学校教育的目的,是

式、稳定的渠道分类回收,并且在环保等职能部门的监管之下做到循环利用、妥善处理,是其应承担的责任。对于因回收处理而增加的成本,各地政府可以采取税收优惠、发放补贴等办法给予补偿。

环境保护等不起也拖不起。尽快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加快废旧节能灯的回收处理,显得极为迫切。同时,如何避免更多节能产品出现这种“算后账”现象,更是相关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健 新华社记者)

使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尽管我们一直在喊“素质教育”,但实际上剩下的只是“智”了,并且这“智”也只有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好就是好学生,至于孩子是否闯红灯,是否冒家长之名签名等,统统地“忽略不计”。在这种教育下,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不闯红灯呢?

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除了给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还教授做人的起码规矩和做一个社会成员的规矩,培养一个人的良好品德与习惯,真正做到“教书育人”,“闯红灯”的陋习能代代相传吗?

现在,“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有的认为,红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的认为,对闯红灯者处罚过轻。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有效地教育人们从小就遵守规则,培养遵守规则的习惯。(匡生元)

“幸福城市”

喊得响更得落得实

“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10月30日《新京报》)

从片面追求GDP,到提出“幸福”的概念,应当算是政府施政理念的一大进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GDP数据的本意也是通过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间接地反映全体国民的发展水平。然而现实情况却事与愿违,单纯考核GDP让一些地方陷入了“唯GDP”的发展怪圈,导致报表上的数据与民众实际感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带血的GDP”等情况。现在,100多个城市争相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正是对过去“唯GDP”发展理念的校正和补充,也是现代政府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个体来说,幸福与否永远是相对概念,所谓“可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幸福”不应该是个体的体验,不能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而应该是可衡量的,应该包含一些社会各阶层共同坚守和普遍需要的东西。

对政府来说,这些共同的东西至少包括,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等各项事业,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来提高公众感受到幸福的可能性。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实事:把城市规划得更科学一些,车不堵了,司机就幸福了;把频出虐童事件的幼儿园管得严一点,孩子和家长就幸福了;让食品更安全些,百姓吃得就幸福了……

建设“幸福城市”,老百姓举双手欢迎,但城市管理者如果仅仅把“幸福”作为一块金字招牌来装点门面,让百姓“被幸福”,那么,“幸福”的标准就有可能成为脱离公众真实感受的虚指标,而变得毫无意义。(王昱)